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霞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王芸

欽定四庫全書

青霞集卷三

雜著

慎徵君墓誌銘

明 沈鍊 撰

徵君姓慎氏諱祐字元助自號橘坂居士云其先慎到
為韓大夫著書稱慎子氏族散於人間史牒不經見有
鴻臚卿知禮者顯於宋其子從吉仕天禧中復為光祿

卿家三衢自是世有纓組不絕最後有名鏞者守吳興
郡遂築田舍家於歸安為潞溪慎氏曾大父文總大父
端父經皆以孝弟力田不墜其家世母吳氏生二子長
禎次祥君生有氣槩軼羣束髮事父兄甚謹為藩衛禦
其外侮慎氏遂以豪義長雄於鄉里而君意顧好涉獵
墳典揖讓賢士大夫若余鄉之徐來夫諸子相皆慕其
聲名束帛延致之而余以猥瑣亦獲交焉時時遣其二
子從遊聿成俊髦此足觀其色澤矣湖之人率稱君為

婦翁償逋負數百金無吝色乃君之輕施已有重積固
郡邑所稀也而此足多歲戊子羣盜刦其家君從容語
曰若曹利吾財耳非讐我也恣其掠而去之既而盜者
罪暴露顧肆蛟於君而君慷慨執辦卒以昭明其強義
洞達固如此至於營先喪棺斂哀毀必崇於禮晚節益
懋方圖斥田宅廣之未及成而卒嘉靖二十二年六月
八日也距生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年享五十有八
配馮氏子長頤縣學生娶某縣令張君之女次復太學

生娶某道御史沈君之女女一適太學張大幅孫男一名爾樞孫女四某二子卜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原遵君之遺命請銘於余余不辭而銘之銘曰

吁嗟漠漠明有徵士葬於茲原其人特達靡爵而貴以有芳芬其先卿胄其後世澤鬱其如雲光於寔窈松柏翳之爰秩芝菌千歲而下陵谷遷改余之斯銘久遠而在

送洪西淙先生入覲詞并序

伏以玉珮朝天萬里兢營之報朱書獻課三年撫字之
心魏闕雲高虛懷五馬江湖夢過拜首雙旌歲暮治行
雲霧動攀龍之想征夫命駕星辰見補袞之期間闔天
開萬象春回於玉簡瀛洲日麗單車暮集於金門恭惟
大人先生道涵溟海德粹珪璋流仁成波積異盈石傷
心赤子文移間架之錢接衽青衿化洽宮牆之詠新詞
振俗誰誇北海之能古藝微猷絕見南山之雅幽巖之
草木成輝陽春無盡短巷之雞烏盡舞佛子重來風謠

滿野雜史氏之陳詩清白在朝蚤太常之虛佇銓衡報
上上之試幾日政成草莽懷歲歲之私一朝侯去良辰
吉日拂衣於清白之泉水遠山遙發軔於西陵之渡楚
屏朝輟秦望雲迷魯酒夕傾蓬萊月迴山僧合掌長留
蘇子之衣父老攜錢莫挽劉公之袂蓋別離其既遠雖
惆悵其何從某等稷下諸生穀中新士含恩罔極受教
彌深翁歸伏地慚非文武之才昌伯在朝兼荷君師之
德屢數甄陶之典意出瓊瑤提攜啓迪之言情深此屹

巨鯨磐石自知頂戴之難丹鳳翔雲漸覺瞻依之遠無
地迴車遮留渤海有山作餞遠送荊州積夜雪於行軒
何勝繾綣列春風於祖帳不盡遲迴半生宦轍須懷故
物之憐一夕師門猶有長年之感况茲遠贐豈曰無言
薄展多私總懷南金之贈下情無任少舒北土之思酌
樽壘於越水惟以獻芹企冠益於燕雲永言傾藹承筐
意倒織錦詞成詞曰

江上煙波曉玉笛飛聲杳霜花照水錦帆開珠珮繞

正長風千里幾日長安道看丹心無盡直上芙蓉杪
容易別三山辭五老不教空賸白雲深明月好聽陽
關一曲苦願歸來早恐帝鄉日近駕劣相逢少

虛白篇

沈子閒居喟然而嘆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孳孳
皆為利來世與道交相喪也久矣呈之以靡曼之色揚
之以窈渺之聲進之以甘脆之味希之以淑媛之名有
不輟然而起霍然而迎者也是以取舍相拏神明內闕

玄黃雖見純粹乃裂噫嘻朱襄混沌之不載於斯世也
夫混沌不死七竅未鑿浮華去之復見玄樸玄之又玄
大道之門寥兮廓兮獨立長存故曰內外不闔明之至
也動靜相周公之至也終始無方渾淪之至也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茫然忽乎大象將往此亦妙道之極也孰
能相與入於無窮之門出於廣漠之野息於泱莽之區
飲於清冷之淵杜子劃然而報曰無窮者無終無情者無
紀泱莽者不來清冷者有泚吾將遊虛白之室以覲於

巢居之始若是者可與乎沈子曰逝哉遊乎此誠道之所譬而德之相似也虛白已哉莊周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知其白守其黑其吾子之謂也道一而不分名散而無二幽之為希夷見之為朱英深之為固象合之為玄冥昭之為虛白混之為太清始得之有象而終入於無形其無所析矣是故松喬不長於瑤子龍伯無異於僬僥王公不尊於匹夫堯舜不賢於桀紂固羣靈之本具而道士之獨昭也心不運於

嗜欲故其精全志不滑於趣舍故其神守意不勞於馳
驚故其氣藏性不離於得喪故其形固顏子得之心齋
軒轅得之華胥禦寇得之以乘風傳說得之以胥靡故
曰其清其覆其寧其載日月與明四敘為泰列星為輿
鬼神為徒朝騁乎流沙之渚夕駕乎崑崙之墟飲沆瀣
於元和之窟舞霓裳於朱陵之居若是者亦虛白之大
觀也由是方駕羣言經緯庶猷揮斥六合秣馬丹丘是
故德昭乎同趾功及於異域道洽乎當年言垂乎來世

長短相糾身名兩榮此亦豪雋之方而英士之所擇也
乃若挾訓詁之說習披靡之詞躡尺寸之華持迫促之
規拘攣矩矱俯仰一時雖儒雅之常其大於聲色過矣
杜子曰噫吁戲遐哉吾將索之離朱探之墨楮橫觀宇
內仰覲玄始馳騁無為之方躡嚅希有之旨頡頏羣豪
翔翺諸子俾有無同方內外相彰大器中琢宏業表揚
然後棲遲若木頓轡扶桑相與噓吸乎古今蟬蛸乎天
地

贈陶子行樂圖贊

并序

陶子少出華胄壯遊江漢明君作宰駕子安之英轍楚
客拏舟騁陸生之殊軌於是經三湘度七澤躡梅嶺過
桂城結旄百貴轉棹千里控金羈於名苑藉草流觴撫
玉環於豪使攀花列綺呈逸足而不與端致奮俠駕而
兼以雅才故能悲芳華之易歇嘆古往之莫及乃裂豪
素繪采茲圖傳散人之高狀烟霞滿容寫良月之美景
風雲殊態將以披高軒置廣座開豁襟抱流連儀宇可

謂風人之逸想勝士之遐標也已某忝戚里之葭莩兼
式好之頃竹欣覩茲事為之贊篇詞曰

采色像遊丹青托意寄神洛浦結思湘水八駿非真
寸楮非偽英英令儀淑體芳致屬筆探微假情道子
鴻冥鵠舉轉軸千里逸翮盤迴高蹤徙倚愧余菲辭
莫綴斯美

贈劉處士壽篇

天地流而福格昭神明之紀著矣騶虞惠於不殺而網

苦辟鸞鷟翔於德義而年壽長至於杞梓蘭房之性淑
矣羣物之較也不亦榮乎剛柔相獵好惡以分形聲相
靡妍醜以別利害相屈善否離晰善也者民物之衡天
之相弼而百福之宗也日月之所經明以虛水澤之所
射注以下雨露之所膏沐以柔天地之所篤厚以善是
故勤儉者積饒之餘也賢才者顯明之餌也博厚者耄
耄之徵也三者合而介福周與居而不能享則金穀以
為殃榮華而無所守則刺繡以為妄夫善之所招莫大

乎永年矣天紀列星地道嘉養鬼神司度百物奏禎生
於物者物亦生之彭殤之致莫不信然回之於跖也春
秋之衰也耶以今觀於劉處士之賢其執天道也若左
券然則為善者可以稽矣夫道不貴於雄奇德不羨於
昭灼名不必於敷歷善不在於博文人情莫不舍近而
獵遠厭平而喜高故往往遺世掉俗高談而絕與不知
古人期忠信於十室之邑覩芝草於百步之內如處士
之積義稱善寬裕而好禮亦觀風者以為屢嘆鄉之所

必選也處士於越為著姓於里為名第而未嘗有泰容
施色以軒舉下上挹其貌循循乎其若璫璣而不厲耳
其言恂恂乎其若磬石而無蹇連覲其行事于于乎其
容與而知所止是故厚積而不爭輕交而靡奪可以觀義
矣宗族相助而無睥睨子孫邕邕習於愷悌可以觀穆
矣義而穆與物安焉是故豪吏莫陵而伍黨交愉可以
觀順矣思盟哉其猶有遠古之質乎何其篤而醇溫而
縵比義而不煩也夫山林之有朴茂田野之有夷逸城

郭之有周雅此自古招之矣何必綠衣襲履深文縟藻以橫翔於步武之末然後為士哉故夫處士之善徵矣處士於今初度而厚餐鶴立渥顏豐頤僅如壯強人內抱愉穆之性外躡康強之履偕老洽歡以享福厚而宴子孫自數奇綿祐之人覩其偏薄而不可得而處士并合之可謂無徵乎援一以訊百者謂之理諧按今以擬古者謂之時合一觀之處士而天地日月草木昆蟲之故齊矣是故處士既壽矣於今懸弧之辰合諸黨之好

猶莫不雅願欣欣結儀援祝焉宜非人情也哉某於公
辱姻婭之故將葭莩之末重其德則思俾其福契其子
孫則思敬其尊人緣衆而祝之亦古之道也祝以效忱
幣以布好酒以介德歌以合辭吾且往歌矣德莫一於
善善莫勸於天合天合莫嘉於壽考是故歌南山以贊
義歌棠棣以贊穆歌湛露以贊順歌蓼蕭以頌歌天保
以祝歌用協天歌用愉人歌之春酒以侑稱觴義以揚
之歌以昌之酒以將之祝以成之而福善昭矣夫福善

昭而天人定稽之來者壽考之多而子孫之興在處士亦無容祝矣祝以備吾黨之禮焉

賀陳夫人四十壽篇

余讀詩至雞鳴之際蓋撫几而躊躇世有明君必有良臣為之外世有君子必有哲婦為之內其輔翊宣昭潤澤而光輝之者若琴瑟然宮唱焉而商不應則單立而不成音也文亂焉而武不終則寥廓而不成章也君子環珮衣冠翺翔方域之內容與人倫之表其風聲足以

廣樹而光耀著明此豈偶然哉必有內順而後可以外
成必有陰教而後陽德布也然而令音嘉色獨蘊崇於
君子而懿美不及焉迺其故又何也豈不以閨闈之風
不越輜輶之容靡展綢繆之服自結而方玉之響希與
余與海樵君結髮交遊垂二十載每日月過從談文說
劍則坐為達曙君之夫人潔籩豆精酒般芬馨動於几
席肪澤充於方圓條置而列成未嘗倦弛余每太息之
君亦每為余言方君弱冠多病纏綿枕簟之際夫人結

衣帶晝夜攬藥石躬視更幾春秋未嘗異一朝一夕也
余益知海樵君之所以賢君才跌宕橫視一世其交遊
盡海內英賢其意氣薄於霄漢述作滿於山川聲名垂
於金石其內順之相副彬彬也有如家室機杼之憂之
不足而暇於弧矢之間乎柏松之峻茂也非有女蘿之
緣附則秀色不揚園林之芳也非有蘭杜則馨香不達
於遠君得夫人而志氣遂夫人得君而名譽彰今其年
四十其誕辰也君之交遊賓客驅車馬相率而為君壽

君子曰四十非壽也四十而令德昭成壽考之道也壽四十非古也因夫子之賢而述其內助之美祝頌之情也琴瑟相調而曲用成衆聲之和之也豈以四時哉為歌雞鳴之章令往奉觴焉

贈謝雲門迺翁壽言

鬱鬱乎美哉謝大夫之稱壽也被朱而帶玄黃揮金而躍馬此足以稱於賢豪間而迺有令德寵名嗣子之聲光足以奮揚其駿烈古之所謂重徽累懿者非耶余昔

與雲門君差池章甫躡遊校庠之上雖非杯酒交歡然
意氣相重已迺君舉於鄉魁多士遂登進士第敷歷內
外其聲稱日以炫燿而大夫亦稍稍離丘園遊帝鄉釋
褐解劍仕宦為執金吾余時初授組在選部往往馳騎
過從親狎其光儀追隨歌舞之樂敘鄉曲之好念離別
之苦敦殷勤之義而不厭也今大夫以逸老還邑里翺
翔桑梓之間容與禽魚之際而雲門君方珮二千石之
印擁朱車盤旋五馬取道覲省奉觴而上壽邑中之縉

紳逢掖相與咨嗟慨嘆大夫之賢雲門君之孝則為結
羔鴈之令文將玉帛以成禮籍鐘鼓之和聲登堦庭而
稱慶也而又屬辭於余余唯芝蘭之秀也不惟其芬芳
而又有馨香足以遠徵大夫之有雲門君也非明德之
馨耶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愜悌君子福祿攸降然
則忠信者壽考之基也廣裕者昌明之本也不見夫金
石乎劍戟之利而不可以貫水澤之浸淫而不能入也
然後歷四時之久而不變經乎風雨雪霜而不朽大夫

之忠信而廣裕昭矣余猶得親炙之况里閭之流傳也不以其道而遇之者幸也所樂文成者天與人之交得也藉令文成以非道而得寵祿則雖被之畫錦之榮鼓之以無方之樂薦之以三牲之養進之以萬年之觴將不得為樂乎而吾黨烏又敢鳴鐘和瑟雖雖裳珮之間乎

重修溧陽縣鳳凰橋記

鳳凰橋者邑大夫史吏部郎之所建也大夫休告還邑

適余同年友王子令溧陽倡其事施行之比余至遂觀
厥成大夫之屬余曰昔者繆先生則嘗記之矣蓋碑而
銘之也余惟古昔先王之以道濟天下也固因民而利
通乎本實者也紀綱條章布矣乃有衣服輿馬符璽鞭
扑為之旌別書契號令期會約誓為之徵信歲月朔晦
時日卯酉為之程度宮室城郭道路關梁為之適居如
此而法制備乃若先王之心則惟濟民以為利無敝廢
而已矣逮乎後世語政理者不通乎本實郊野外荒而

內議軍國間里之不問而先廟廊之憂則夫匡植黎庶
令出入游居得所者謂卑近而不言也而縉紳先生則
又卷而懷之不大行以法其道不知君子以法先王也
順時而澤物措地而安人觀諸其未備凡可以藉力而
為之有所不廢也故嘉謀勝算不登乎廊廟匡時惠衆
不在乎倚衡豐烈茂勲不在乎斧鉞銘功刻德不必乎
鼎彝道人者道也得人者德也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
也勢不存則度權以施澤權不存則因勢以善時權位

奪則隱德以匡世故君子濟物之心無已也故德盛而功積名懷而身榮君子之道廣矣闕梁者固先王之所以通濟天下者也古者橫木為度而闕梁之制興至後世而法備大夫之創斯橋倣古制而備之瓌然鉅觀固濟物之博誼也大夫其久隱乎使當時後世之厯斯橋而懷慕其人之德不可以無銘已銘曰

漂澤之里奕其新梁誰與初者惟邦之英鬱哉山川休有耿光千載而下視茲不忘

送菊坡鄧先生致政還河南小詞并序

竊以名高避世士林揚闔戶之光義重歸田宦海曠鑿
阨之度豈不以人情薄於霜葉遇炎皴而輒飄俗慮淺
於淖蹄涉寸分而不察好官須做誰聞笑罵之聲奇貨
可居費盡鑽研之力自佞邪之竊據致蒸庶之流離兩
府鬻官三闕騰價認人作父布兒無廉恥之心賣國營
私檣賊是穿窬之類百察已半為其黨多士或私附其
風我菊坡先生識高海內笑彼冰山幾炳物先恥聞銅

臭鐵石為姿風霜作骨辭官彭澤堂堂乎烈士之操罵
賊睢陽謬乎丈夫之氣作歌詩以喻志何減離騷倡
大義以登城欲追巡遠使奸諛之黨未死而魂先消謫
偽之徒欲言而容已赧解組而山川失色挂冠而日月
潛光知世道之興衰係賢人之出處羣梟鼓翼而鸞鳳
藏衆肝踰踉而麒麟隱矣某也托僑札之分贈縞非難
拜巢許之風望瓢知恨一聲長嘯難消許國之誠萬里
題詞最重還鄉之節名留跡去曲短情長詞曰

世路悲涼朱衣客化為豺虎心毒狠輕財薄道文章
如土權計潛將羽檄招奸謀暗把衷情吐大丈夫名
行重丘山當如許俺心事生的古他意思由來苦
那有箇蕙蘭香肯共邪蒿為伍豪傑場中麾劍戰英
雄隊裏爭旗鼓謾行來浩氣滿天壤誰能侮

右詞滿
江紅

重修德化寺碑銘

道也者自動自靜自闔自闢孰得而思惟之能思惟其
所不能思惟則通乎道矣故道有盈虛有消息陰陽之

義也儒佛之論興而道益以晦道未嘗晦而人見之晦也夫道何嘗無儒與佛亦何嘗有儒與佛謂儒為盡道非也謂佛為非道亦非也世教之盛則道緣於儒世教之衰則道緣於佛故道無所不緣豈惟緣佛緣於衆庶緣於小人道也者天也天之將滅小人耶則稔其惡矣小人之惡不稔則聖人之德不昌故霜霰積而陽春生矣西極晦而東方明矣今之時世非耶保安新城東上德化寺天順間有僧天然創之其徒圓達繼之而圓達

之徒德鑛復建天王鐘樓并碑亭三座德鑛性淳實有
佛行始余謫遷即卧病其中謂余有忠義大節朝夕顧
視為切至而余宗子應璧業儒是燕趙名士率諸弟子
數十人讀書於其精舍因屬余為碑文記其大畧予曰
茲非鑛所思惟者此道將緣佛而興儒者之化使余得
推明聖人之意以警將滅之小人豈不有自然者哉故
不辭而文於其碑而且銘銘曰

燕趙之際秦郡上谷州為保安潔陽是躅已已構變

辛未發足五百之年神貺其輻難鳴翹首八寶潛育
山川盤旋會於坤腹佛舍曜祥神宮展錄儒行光明
章甫雲簇寄跡雙林揚聲九牧大悲救難小隱菴曲
車行彭彭馬亦何跼擒彼六賊惟神之屬吾斯銘斯
非鑛也獨

書沈孝子碑銘

余祖籍浙之麗水然本歸安遷去余以言事謫保安遘
遇別駕君太學上舍兩君者奇雋之士也余既以重之

又詢其先世不啻同鄉遂綢繆為金石交兩君道其先君子之篤孝余覽其碑記而嗚咽久之觀蘇使君之文固適然使天下後世有如余之事其父母不至讀之而永愧於心者真碩戒也

壽氏仙跡傳

余束髮好神仙獲鴻寶祕書之流往往藏枕中竊讀之世之人不能深思博見以為六籍有所不載列聖有所不為聞羽化升舉呼吸雲霞服食金丹之事輒撫掌詆

訶見謂迂誕此殆不然矣夫造化陰陽變化而精微披
陳六合之內流浪千載之間懸殊擬於分置工巧近於
削成而精麗疑於夙構此豈不足怪耶而人情安於日
見習焉而不知獨於神仙怖聞之所謂夏蟲之疑冰陰
禽之怨日者又非耶不察仙人道士非有神奇可以絕
人希有可以超世惟其聰明敏肅窮理之至探玄而入
微足以奪造化之機極生生之道飛神馭氣控六龍以
周旋是故塞危亡之險路拒恥辱之禍門據不死之妙機

駕長年之永轍可以翱翔於九有容與於八埏譬如嶺
島秀不凋之木園林植長榮之草龜以息氣能存鶴以
神藻遠舉皆物之自然烏在其為無有哉迺余聞暨陽
壽氏春峯君之事異焉余嘗與春峯君遊知其被服忠
信而率履行善道平生敦義尚禮慷慨奇節可書竹帛
者如數霄星不可指而舉也君過山中知余好神仙為
余道其禱祠呂仙公甚精而仙公翩然降臨於君家者
累日其與君酬酢響應而擬好若有平生者為君作存

心堂之記春峯之賦抽筆對楮素揮豪若飛其他篇什
川湧而雲出風烟之異狀殆不勝諷覽焉然皆語君心
行意造而獨知之善而潛德之幽光詎可無信哉又為
君先君圖畫遺像已委逝十年而形容肖似不爽於毫
髮至有意象縱橫丹青之矐矐有智力之所不能窮研
而巧工之所不能濡染者此其故又何也夫傳記所載
如安期會於項羽之門洪崖見於旌陽之側伯陽經於
關君之市麻姑降於蔡經之家故往往有之假令神仙

為浮誕道氣不飛騰而真人不羽化安得感應迅於雷
電踪跡顯於人間若是之昭明暴著哉由春峯君之事
觀之則神仙之必有也明矣雖然君有二子俱甚雋其
伯鄉進士其季尚符篆郎皆與禱茲事此非其禮義之
積習充於室家而馨香達於神明則仙人不降焉夫神
不藻淪則形骸不修氣不冲虛則真宰不集功積行累
而後變化之道備神仙之有無既以昭晰矣而好善之
家詎非長生之本與

金處士傳

余覽古傳記至獨行君子為歎歎而不已世之道橫流
人心噴溢賢而屈能鸞鳳見妖而鵩鴞以為祥又烏
覩夫獨行者哉及今世固有屏華茹實履幽貞而不曜
者余得無繚焉處士名通字時中徽之休寧人也其先
居白茅里曾大父琥生吾吾生笛笛生處士遷居璫居
里少博綜墳典習為懦弱冠冠喪父遂棄去時販鹺於淮
顧平生仗義未嘗與人較錙銖而色於面既壯喪母哭

踴踰節訓其子以經傳朝夕洒掃館舍延禮師賓甚篤其居身接物樸然其言不華而其衣冠不徇於俗若脂韋媿姁以求容悅之流其視之如木偶也如飲酒能多而不醉出入宴見若祭祀賓客未嘗惰慢容體而錯陳其俎豆至人所贈遺尺帛無苟受者嘗與其子曰吾與汝母平生未嘗行一不義以累若等若等有不肖者必母曰我父母之遺殃也其所以導子若孫語率此類所謂吐辭馨香而置身矩矱者非此其人耶謂獨行君子

是耶非耶年七十有六卒娶汪氏德實儷之生子三瑤
瑤璜瑤在黌序時已魁然振文藻既乃以選貢於庭授
官為丞操猷並偉而士民懷之至今與余善

書章直翁壽圖

余同年友水部君乘傳還邑里几杖儼然日侍其尊君
質直翁而翁且彌壽登齒以七十於是水部君將傾其
初度之辰率內外諸族屬與其懿親厚交聯翩冠蓋奉
壺觴以祝之且召良史繪為圖而又屬余說其意余固

嘉翁之惠慈以有訓而又羨君之孝思勤篤也洋洋乎父子之間非夫令德之昭曜吾何以觀之哉余觀古圖畫至君臣朋友之相感合未嘗不低回太息之夫堂陞之郁俞樽俎之燕好方其意得氣傾山岳與俱豈值水魚之相投而膠漆之固哉然賞愛出於須臾荆棘生於轉盼及其嫌至隙開胡秦係之矣乃若父與子相安而且又有福澤壽考衣冠聚於堂室之際鐘鼓鳴於庭闈之間奉觴而上壽萬舞以承顏九獻以靡厭五色以怡

愉一氣和同而四時交得此亦有生之至樂而人倫之
極歡也故曰廟堂之揖讓不如桑梓之攸宜也氣誼之
相悅不如骨肉之無窮也質直翁享黃耆之年履無疆
之福此不足為難而有水部君翱翔雲漢之上煢煢羔
羊之節馳車旋軾被服輝煌名聲光昭容與於高堂而
獻之酒醴歌聲振於金石悅懌動於山川此世之所謂
難得者非耶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至足也傳之
以繪畫詠之以風詩慈與孝之道昭著矣質直翁平生

金
卷三
無邊幅衣冠樸然有古君子之風蓋予往往見之此其所以生水部君者歟

題武穆岳王祠

大哉武穆稟受元極君臣之義萬世不易心懸日月手扶社稷巍巍堂堂盡忠報國春秋在我矧彼陳跡一劍霜橫嗚呼檜賊

化糧施粥勸諭文

竊以天地功深惟仁義可以感格君親德厚非忠孝不

能報酬故先師孔聖之言必明教化諸佛菩薩之行總
在慈悲人人有路可登仙須積陰功八百日無緣堪學
道空生世界三千况我等居住邊城遭逢歉歲兵戈出
沒民不安生大水漂流家無寧室粗食隔日糠覈難尋
斗米六錢荒村莫買官司幾處誰悲凍餓之人道路相
逢盡是流離之子民納無收之稅日苦催徵軍去有分
之糧歲難存活人將相食亂從此生某一介寒儒他鄉
孤客從容啟處難忘主上之恩勉強修為恐負先人之

訓耳聞東西之寇盜日夜為憂目擊遠近之艱危出入自懼同居合里共命連根若民生既以不安在身家豈能相保一行搶奪便有殺傷貧以愈貧富難獨富只今殘臘已極荒年欲到來秋尚饒半載若不預先救護必知久後難為幸朝廷下令以招徠許富民出粟而旌獎功借一時者有數保安四境者無窮豐年算本利而還償通融何害神道計功程而福祐陰騭最多且當轉告官司具呈闕下或給有名之祿或免應得之差人心既

公天理必報鄉黨稱善碑碣題名化盜賊為良民解干
戈於不闢太平早卜禍亂潛銷誠濟世之良圖救民之
上策也為此敢書勸諭共結良緣凡有作善人家積德
君子共成盛事各發仁心小不計於斗升大不拘於擔
石將多就寡以有濟無存彼一日之殘生勝造千層之寶
塔譬如賊人之刦掠不免棄捐亦有官府之營求空然
費用何如正名正理濟世濟人大丈夫聰明豁達何惜
餘財善男子正直慈祥須行美事天生天化捨去還來

命好官低苦留不得天堂若有為善必登地獄非無造
惡終入豈不見鄧通田連千頃終為餓死之窮夫元振
日施萬錢還作太平之宰相機關用盡難逃分定之災
大量行來到有無邊之福儻然聽察決不負心須至勸
諭者

姜氏像贊

白華鄂不

音

高堂永徂一日難延千金易圖榮榮孝子

姜詩為比明發有懷光儀遠矣攀號莫從刻木難工依

託丹青俎豆有容貌則靡降心則靡雙耿介夙夜靈之
憧憧冠服有翩言臨几筵君恩既昭備物告虔朱戶光
明琴瑟有聲進退周旋儼然若生孝思維新時見二人
詎必形似乃為至親借曰惟育視之藐藐其與他人又
復奚較生而盡孝歿而盡思室遠人邇子孫寶之

錦衣衛新置經歷司私宅廳壁記

聖人之作也其有極深研幾之道乎則自天象始矣故
仰而觀於三垣之際勾陳之外營衛一十五縱列而旋

繞之公師不與焉於是知禁衛之為重也天子之威靈
湛肅如神明之不可測而後海內之人嘿然畏服斂手
而從化故禁衛者百司之首而萬事之管轄也昔者周
公之制禮於宮伯宮正而致意焉士大夫服其職而稽
察竒衮法令尊矣漢之制以北軍為禁衛光祿勳之設
以為經緯也觸瑟之仆其猶有古之防乎乃若七校之
班列愈疎矣唐有執金吾千牛備身之目宋有殿前鶴
駕虞候之數其稱名也雜其取類也猥周公之意其不

可見乎我國家之興也以為錦衣衛府衛之制若踵於
近世而錦衣之名爵等威稱為親軍百司莫先焉至於
次簿鹵刺出入肅禁令察非常與周官之宮正宮伯相
表裏此豈非聖人法天象而為之者與是知我國家之
文章熙熙乎盛矣諸衛皆設經歷司以掌文書之出入
猶近世所謂叅軍主簿記室之官則一衛之喉舌司焉
而錦衣之經歷司與諸司皆無官舍今柱國東湖公蒞
衛事文武忠孝光明服於四海見鍊之至官力不能具

舍也慨然嘆曰隨時而創制者經事之則也因政而安人者服遠之規也即是而俾若官之有舍也不亦可乎於是捐府金若干為之命千戶趙虎百戶王瑀董正之舍成於紅井里去衛司若干步為屋四重君子曰推公之心使天下之安居可也鍊也再拜率妻子而入之進而之於司退而之於舍夙夜惴惴不敢念私焉公命鍊曰子必記之令後之人過之曰錦衣衛之有經歷司私宅自沈鍊始也

高節堂賦

何茲堂之竄篠兮標高節以為顏維淑美之淳懿兮麗
光曜於不刊昔三后之鴻化兮有內則之昭宣悲二妃
之越湘川兮繫聞母之映塗山嗟姜氏之脫簪珥兮則
宣王以致中興將玃狁之孔熾兮孰非陰教之夷陵余
覽劉向之述傳兮曾廢書而哀嘆蓋念宗國之嶮巇兮
憂民生之多艱彼王氏之擅權兮夫孰非內寵之為患
乃發憤以抽筆兮罄慷慨以陳詞豈徒靡麗之是耽兮

藉雕蟲而見之余昔宦遊於京邑兮逢戴伯之溫醇懷
抱瑾瑜廓落其無隅兮造川流而日新余望見顏色而
知敬兮豈云以其冠蓋彼得志而獨披兮余直以為蕭
艾伯懷忠而履孝兮哀母氏之劬勞慨所天之早逝兮
執矩矱而自韜母惟秉輶輶以為車兮恒被服其寶刀
食荼藥以充腸兮嚼冰霜以勵操曰女結髮以從夫兮
臣出身而事主孰懷攜而貳心兮曾不念上帝之臨汝
設家道之中零兮又孰云非余之辜余既承夫君之委

托兮曷不蚤夜以儀圖母精白以承令德兮亦終受夫
之榮華身與心其並愉兮暢婉美於厥家母何為兮貞
良伊何為兮謬誤譬鴟鴞之啄人兮將先委夫衢路羨
哲人之誠哲兮哀愚人之誠愚洵君子之樂道兮美女
氏之匡廬名有隱而愈光兮節有約而愈高維風人之
攸美兮齊春秋之所褒雖夫人之夙駕兮儼華屋之常
存樽櫨臬之尋丈兮曜睍燭於天門雲霓橫其氣勢兮
日月並其光明慧宇長星莫不隱而滅兮况敢屬其櫓

槍亂曰嫫母載塗兮毛嫱為妍
黜食人兮騶虞稱焉
堂與名俱高兮垂千萬年
忽伊人兮長自憐
羌采風兮
舌以卷

贈牛總戎膺御史臺嘉獎歌詞一首并序

竊以職事不分於文武
有道則崇聲名
靡間於公私
稱情斯美
譬之奇蘭樹圃
因風而香氣流
美玉在庭
映日而光輝發
物理非遠
人情則那
茲惟百川牛總戎
介冑名門
箕裘世緒
風骨挺奇
於燕頤藝材
逞異於魚腸說

禮樂而敦詩書有希卻穀之志談孫吳而總韜畧無讓
衛公之能解劍從師將明歲學授醪養士欲報國恩嗟
髀肉之復生恨匈奴之未滅枕戈待旦何況聞雞按劍
橫秋祇須躍馬是以虎林服人烏臺知名寵踰一字之
褒惠過千金之貺先生逢掖響應轅門載道歡騰專城
耀色羽商競奏遙傳下里之歌鼓吹橫陳早作中軍之
凱詞曰

邊城畫角風沙起鐵騎千羣環列壯士悲歌三爵後

慷慨徵聲激烈紫閣情深黃金分淺誰敢輕臣節赤
心為國當今幾箇豪傑卮酒還勸將軍男兒須不
負誓心忠潔虎畧龍韜指揮間便把邊塵消滅鼓翻
海霧旗捲陰山雪麒麟閣上更看名字奇絕

右詞念
奴嬌

贈蔣元戎膺獎歌詞一首并序

益聞軍法以先聲取勝人才以振譽成功譬諸雷鼓而
六氣調鐘鳴而九韻應理固如此人何不然迺者蔣總
戎束髮入官印符早佩專城為將鈴轄兼通連弩雙開

人道射鵰之手輕鑣獨發自多探虎之心所以德惠日
新令名風動誓清斥堠誰能知奉檄之懷聲達當塗安
識非築壇之兆吾黨相逢異數念切同舟田章以鐵籠
得全人心自附仁貴以白衣威敵國勢攸尊所願仗劍
持忠散金結士匈奴未滅難攄許國之忠邊塞獲寧豈
盡為臣之節孟嘗榮顯藉用諸賓韓信威名詢謀降卒
惟不忘乎赤子是所望於將軍詞曰

太平人世笙歌寶劍都向煙花燼羌戎接境諸營按

壘還憂啟釁我本書生哀憐赤子長歌氣盡算男兒
忠義心腸總是龍蛇窟堪成陣聞道將軍驍勇脫
兜鍪千夫莫近孫郎年少种師警敏一時聲震要東
忠良諳通輜畧奮身前進待從頭整頓三邊事了掛

封侯印

石調水
龍吟

送陳藍田赴贛州幕府序

余固喜功名見人仕宦無小大皆為之盱衡動色樂其
驅馳乎王路而役事於公庭也夫士生斯世豈能人人

策足要津而動履乎卿相也哉故不易時而黽勉者憂
勤之士也不擇官而從事者志義之人也古之人樂道
無悶不歆羨於榮華不厭數於枯槁當闕奉職飲水而
服官然而未嘗不布德當年揚聲於後世若老聃為柱
下之官蒙莊傲漆園之吏而孔子居乘田之職此皆聖
賢而不免奔走於末路沉伏下寮然而其光輝譬若寶
玉之在山林不能掩抑也乃若抗高爵以凌人都大官
以振世組綬眩於雲霞車行若水馬馳若龍可謂赫奕

萬里矣藉令功業無稱焉君子豈肯以此易彼哉故絲竹之有音聲不必於笙歌騏驥之能馳不必峻阪也余故人胡常伯吳會間高士余固伏軾焉時時為余道藍田君之賢余以是得逢君於京邑察君之氣貌耿然敏事願策功名於當世而不為人後者也始以例充符璽郎補內庫史時時與中貴人頡頏蒞事不為嬖倖徒倚操管鑰甚嚴監司當路者知其能恒檄以攝諸他事無不束帶以稟令摠衣而贊職秩既滿猶睠矚焉學士大

夫固交臂而重之談道不置豈亦非古之所謂賢豪君
子起刀筆而隱堯庫者之流耶於是更除贛州府知事
夫能薄者名日隘而事就寡能鉅者位日進而事愈多
贛近五嶺之間東西相距往往有弄兵潢池跳梁而躑
躑者而知事為府幕官蓋古叅軍掌記之流其秩崇於
把闕又不啻有分職而已烽燧連雲而起羽檄之交馳
軍書委積而王事執掌為幕府者常欲珥筆而綜覽褰
帷而并發以君之能仗策而往操之知其俾太守坐嘯

而治郡士卒卷甲而滅賊功名之地不離尺籍而機會
不出於庭宇何必羨氣馘於巨寮而嗟彼尋丈哉記曰
秋風之殞木葉也不如入於山林漁者之善釣也不如
臨於藪澤今君之茲行也余且以為遭逢期會矣詎得
無黽勉焉

保安玉皇閣住持碑記

會稽青霞居士在八寶山前白雲精舍究諸聖之精奧
顯本地之玄微於一毫端放出相光照滿三千大千世

界上首弟子曹子健五體投地合掌稽首而白佛言宰
官馮北橋氏從玉田縣東帶纓冠仕宦於保安新城一
向焚香頂禮諸佛起慈悲心哀憫衆生是有緣種者當
其時諳達持戈刃犯城有三四白衣見賊恐怖自投于
井北橋氏聞說即跨馬往掠得去見饑餓者每日粥五
斗米施之往見城北閨閣上有玉皇閣八面瞻仰而閣
居中于是寫金像延禮比丘清朗朝夕焚修誦法華經
保護十方善男信女蒙福免禍其比丘年七十餘日持

一齋不食鹽醬諸葷專一化度世人是有道者于是感動城中信官周海念宰官布施之德及比丘精虔無有文字標識恐後人無聞知乃敢祈佛授記鐫刻碑碣樹于道旁示不磨滅居士雖然微露玉齒而說法曰善哉善哉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聖賢大士但具慈悲實相雖一微塵未嘗非心未嘗非法釋家專一談空語寂未為契道若能於一微塵中生大智慧生大慈悲乃至於包絡天地光明日月順序四時成就萬物譬如桃杏花

只開一朵結成果實能使流傳充滿普遍八極究其原
始只是一花故未可謂一微塵不具足三千大千世界
也況如弟子稱設宰官比丘善已不細又能充滿豈不
具足今世界浮蕩文武官寮不明因果大起塵勞妄想
一味貪嗔分別人我譬如割肉充腸自殘自害沉入苦
海不肯回頭余念念痛悼衆生業障深重不能超脫每
與吾子襄言其說曹子健使刻諸石此即甚深微妙法
如來真實義者若子健埋骨濟貧是能超三界者歟余

乃次第其言而說偈曰

世人修行者 但觀自本身 愛身若寶樹
不能愛它人 若人自遮迷 大道明於火
貪嗔結禍胎 慈悲生福果 誰有彌天量
彌天原屬我 一朵桃花 生出千萬朵
花實本一體 化生無不可 恒沙世界中
天地即果蓏

青霞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青霞集卷四

明 沈鍊 撰

賦

籌邊賦

粵有五陵遊客懷鳳翼之書挾魚腸之劍南步荆吳北
登燕甸策馬居庸之闕方舟上谷之塹捧心如星營目
若電於是造塞上老翁而問焉曰伊昔高祖肇造區宇

安歡歸順縱其北處暨我文皇開拓土疆三犂鼠穴徑
去銅梁此皆驅中土之人搗遠方之衆若六轡之馭馬
孰違余之控縱迺若己己之變則起侵凌之漸王振貪
而中搖喜寧狡而外炫震驚土木之川彈壓清風之店
然而郕王監國太傅提兵望翠華其既遠飛礮石以長
征遂使驕子狼奔敵人鼠散慟哭成羣殺傷過半三千
里外動覺無人五十年來不能窺漢此豈非今人之著
聞往事之昭爛者哉弘治乙丑魚臺不守遊兵六千連

臂而剖駁尋日警校焉浸猛忤子屍淹沙泉骨冷草塋縱橫土棚不整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由此言之憑恃之勢不殊也昔何其衰而今何其盛戍守之人不削也昔何雄強而今何退聽願丈人熟慮而籌其宜劇談而究其竟僕將委心而從命矣老人越席而拜撫膺而嘆曰嗟乎嗟乎迺者學士東筆笑涉兵鈴縉紳緘口不言邊患何哉容身之趣卑而憂國之心誕也不知天之生人一體同氣性命之中萬物皆備是以黎庶有並生之仁

宇宙皆當為之事乾坤等上下之交日月煥君臣之義
普天均照有外有中率土胥歸無巨無細主憂臣辱上
安下利一家則父子之心常齊同舟則胡越之人共濟
故利有所不得獨專而害有所不得獨避唐虞師師九
官交箴成周穆穆三后協心伯益升而夏烈傳說命而
商霖一夫不獲則伊尹以為己罪六羽初獻則宣父書
之至今故告老而請討陳恒之逆作經而數稱小白之
功相魯而重揚夾谷之會獲麟而深嘆吾道之窮是以

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極合中國於一人通萬古於一
息古之君子曷嘗以閨閣之奉自崇血肉之軀結策嗟
忠孝之道衰兮人懷私而自異視君父若途之人兮曾
不滿夫一睇榮寵汝其何為兮蔑秋毫以介意想九重
之皇皇兮念中夜而不寐彼藐藐方自營兮曰非余之
所致冀上帝之察九土兮懷忠蓋其有幾人嗟匹夫猶
戀主兮况纓紱之在身幸高位之難得兮日汲汲以謀
貲感夫人之竭誠兮曾不顧百姓之流離有司斂財以

結納兮三軍救死而不暇自官方之多錯兮雖嬰孺猶挾詐朝結託之有門兮夕遷轉之如響恒人不以為恥兮訴親交而欣賞將無心而血戰兮士無力而效死要豎子之不適謀兮何軍容之能盛客曰子其無論公卿之議而談將帥之畧無先廊廟之言而定邊陲之畫可乎老人曰事有本源物有紀綱不先知人何以安民不有內治何以外攘周公思而白狼貢虞舜讓而河鳳翔蕭何內調而淮陰之謀展魏相中協而充國之計揚亦

有至難知人之哲齊威檻管仲而未諳五伯之材桓溫
遇王猛而猶憶三秦之傑倘忠亮之不行雖巖谷之影
絕彼朝遊而夕叩顧辭卑而禮厚若夫人之高翔等浮
榮其若臭弓旌招之不來况肯穴其圭竇椒胡有窮黃
河猶漏重益蹇連空增虛謬憑所薦則恩惠不由其門
從所言則功名反出其右故千金而未罄衷情一言而
輒生戮辱得路而組綬蟬嫣失勢而形容蹙跼寧使生
靈被塗炭之苦無寧使門下隔當衢之軸寧使朝廷負

四海之憂無寧使寒士享一朝之祿此其為病已成而為慮已熟矣雖有將帥之材邊陲之計何由而矚哉客曰鹽鐵論興文學議公卿之貴輪輿說成王侯屈野人之對子之言誠明矣然則今之為公卿者宜何如老人曰主上明聖承天恭命道極精微德循中正深惟社稷敬戒時行睠此小民憂心日競方聞備患之烽遽下求言之勅警爾三公諭爾百辟禁中揮洒雲漢昭回仗下傳宣雷霆赫奕誠濬發於九重迨風行於八極曰朕夜

分而不寐展中心之規畫俾大小之盡言破羌戎於絕域孰高居而端拱實睦懋於幽側臣子而敢欺君父日視朝其何益天語琅琅雲容厯厯萬姓攄心千官變色小臣聞之涕淚潛滴有君如此誰忍不力於是誅怙惡之臣開僨軍之赦搆大將之材較團營之射輸穀粟以東西選良材以日夜表率神明之風躬行玄默之化恩不報而常施罪已形而常藉體帝堯之至仁在伯鯀其猶借暨九載而方殛詎一朝而報罷望庶幾其改之何

螻蟻之足跨欲招俊傑且安韓信之邪志重循良豈昧
王成之詐由此言之陛下不曾負人而人自負於陛下
凡今公卿保傅之臣率彼文武臺郎之士同操厥心各
礪其志夙夜孜孜有死無二苟有利於社稷吾何愛於
髮膚苟有傷於百姓吾何畏於權貴聞一善則同聲而
推見一惡則并力而擊扶持國是有如日月之明摘發
羣邪不讓秋毫之析賢材進而流俗屏公道行而私交
息如此者固陛下之所側席而思而百姓之所延頸而

賊者也以父事君何所不悅以家視國何所不決竊有一言不踰四字科道者耳目之官吏兵者股肱之寄耳目達而羣枉昭股肱宣而百為治然後虎豹奔命而八林狐狸望風而投穴貿遷轉則鑽刺而無門售擠排則窺伺而無隙故許歷一言而破秦馮驩三計而安薛包胥慟哭以成名魯連匹夫而仗節豈有五等之風行而三軍之政闕哉將帥承指授而成功士卒感溫醇而激烈若是而邊陲之地不守烽燧之患不息僕則受妄言

之強不知者謂其為老生之常談其知者以為聖人不
能易且夫逐世議而衰興隨流風而披靡此其駁乎不
足議已固有豪傑之材高明之調仰屋梁而竊嘆展往
籍而悲嘯人士依其令聲海內望其芳蹈然後徘徊猶
豫長慮却顧欲翱翔而斂翼幾高舉而促步蓋默成以
潛處不顯著其名譽諒深衷之有為但恐年歲之日去
琴欲調則軫為之回病欲療則藥為之劑事往苒其日
生法轉展其滋弊強敵沃而不休蒸人渴而思濟此老

人之所拭目以流盼傷心而雪涕者也客曰本源足而後枝葉生紀綱正而後法令行是則然矣乃若張良著軍令別為三教任宏校兵畧分為四種豈可以仁義而無節制恩威而無系統者哉角勇力則先技藝鬪智勇則尚謀猷與天則陰陽順與地則險阻修故風后撰握機之文太公垂金匱之鈎李靖演六花之陣趙德算九宮之籌此雖近而莫廢又何深之不求老人曰適已言之詳矣世未嘗無技藝而不聞好技藝之士世未嘗無

謀猷而不間任謀猷之將迨忠孝之化流各興心而慕
尚安得至公之言推擇有道之士築壇而重其名授鉞
而隆其意有關閫外之言悉聽將軍之制受命而行仰
天而誓臣之此身既已許國有不竭忠何異為賊然後
合賢豪以詢謀集參伍以宣令既三令而五申復周言
而密訂將有欺於三軍軍有欺於百姓父不得而赦子愚
不得以讓聖賞不負心誅不奉命削成廉礪何殊百鍊
之鋼照破寒邪有若干年之鏡豺狼震疊甲帳星稀烏

崔低回轅門風靜威行秋霜惠流春陽保之如子視之
如傷中心貺之念投醪猶其外飾肝膈是布知挾纊幾
於色莊君祿無窮請謝苞苴之客臣心可鑒那愁萋菲
之郎惟愛人之一德無營已之多方欲得人之死力詎
偕生全之厚欲破敵之精微焉辭訓諭之詳法無時而
不練令無往而不張仁至而後智全精專而後巧出矧
神明之有機詎戰攻之無術往軒轅之殷憂感玄女之
答述發揮至一之源推明變化之律從五人之初布積

伍伍而漸舒象常山之蛇勢結首尾而同樞由教明而方定遂心合而志符起一元之精練極億兆而不殊云此道之非遠順自然以為居雖萬勝之無折亦一戰而有餘先聖運之而出奇後賢因之而作道老氏演生三之文廣成操得一之論計然託越嶠而智恢孫武藉吳宮而謀奮鬼谷挾押闔而饒饒黃公持牝雌而悶悶雖孔門焉不學蓋猶存乎冉求之問不見日月之相盪乎月掩日而近恒以朔日掩月而遠恒以望故小人之攻

君子也恒以力而凌君子之攻小人也恒以智而放君子之於小人猶鷹鷂之於鳥雀鳥雀之避鷹鷂以智而鷹鷂之勝鳥雀以力又不見人與虎之相競乎虎噬人以爪牙人搏虎以陷穽况六合之雄豪制方隅之死命譬一丸之在掌中誰復得而馳騁惟三代之盡善未嘗廢夫車戰駕駟牡之彭彭被介甲之彫煥肅先偏以後伍鬱魚麗而鷙鷁閔衛青之武剛訊馬隆之鹿角載輜重以不虞嚴周營而難薄相風雲而進退步原隰而前

却隨險易而能驅稱大小而斟酌肯李賢之議戎贊斯
藝之詳曲既揮霍其箭鋒又憑陵其馬足任彼勢之遠
近由我軍之行止藏火器之煌煌鑄神鎗之齒齒縱以
九龍之烟發以百鳥之矢上有無極之將軍下有纏綿
之細子游兵翼出若九天之飛下伏兵潛發若九地之
突起本中堅之純一密部伍之經紀納謀士之如雲驅
勝兵之若水渾渾淪淪誰知八陣之門繩繩跼跼莫測
五行之理人人為伍伍伍同行馬則同隊車則同箱步

兵翕散各各為方車馬步以為三經奇正伏以為三緯
星宿陰陽明天之時山水剛柔察地之軌望遠知微有
間牒之所未詳隨機應變有圖書之所未紀此則懸於
一將之權運於一心之妙參神氣之玄同齊臂指之相
掉發之為機權之宜存之為仁義之要知二物之不明
而後明先王之至道客曰此足以明戰爭之畧而未極
夫攻守之常從變化之膠輅雖千言其靡央騁辨博則
枉摩乎丘索競文詞則徒切夫宮商子何不於其制禦

之恒理姑畧言其大綱老人曰善哉斯言僕若卷舌復將誰宣乃今積弊相尋法令不一究其深患則在於入粟而轉輸調軍而更出公有養軍之費而軍無受恩之實將有調兵之煩而兵無破敵之質所以致軍與民之交害而攻與守之兩失何為轉輸之弊飛輓千里憔悴萬夫出入之際吏緣為徂三十其鍾僅致一石樵蘇後爨士有饑色迫臨邊而給散有無方之虧爛屯田子粒歲破幾千軍士衣糧月銷過半稽勾則案驗難徵告訐

則株連莫算又有公罰私科前催後呵備邊晨起防邊
夜過賊何時了腹何時飽居為累囚行為餓莩憂苦日
多歡娛日少借問邊氓幾人能老何為更調之弊生長
東塢驅馳西土一作軍夫長年愁苦恨別妻孥生離父
母敵在何方戰在何所元日出征晦日歸處他鄉之亂
我則何與暨其涉渡關河經過州縣望門投止竊席休
倦婉轉則主者不容憑凌則閭閻積怨官軍一過雞犬
皆愁客糧乏而恨少馬草散而還偷挾少婦而逼辱持

弱肉而強留信地將臨中心愁懼筋力已疲誰不猶豫
官軍正來敵兵正去況其生齒日煩生計日促彼名王
之梟豪挾天驕之遺躅兼狼虎之雄強濟蜂蠆之螫毒
多羅張拳畏吾頓足潛若蛇行突如羝觸結合諸部講
和釋怨勢若風雲烏合烏散重兵壓境險易偏知細作
乘虛服色難辨東擾遼陽西侵寧夏南寇固靖北犯宣
大而我東勝不收河套遺憂外脫朵顏內殘應州西北
疲於戰鬪東南困於誅求致猖披於九鎮本沿邊之二

仇累歲築邊一棒可穿山林古木斬伐盡焉歆弓欲折
羸馬不前形勢未合魂魄先捐選鋒向道本用漢兒相
去五尺教使射馳何獨吾民片甲不施倉皇倉廩束手
無為則彼衆何往而不勝我兵何恃而不疲哉為今之
計莫若及今春融墾田勸農緣邊千里荒土無窮聽其
開植任其播耨能興千頃之田者授以千夫之將能均
一境之土者令當一面之衝小大參差遠近齊同效公
瑾之省餽法李絳之置營規晁錯之募民塞下模重華

之列徼西東民不改籍軍不授糧公不起稅私不別倉
器甲自造車馬自將內連堡落外接邊疆漸穿溝洫增
裨垣梁且耕且練行戰行防鄉鄰即其什伍耒耜即其
劍鎗強寇者即其私門之盜邊城者即其私室之牆家
有給足人有樂康妻孥連袂親戚合堂吹笙彈瑟烹牛
庖羊貲產易戀恩義難忘况有明訓忠孝結腸不同心
而堵絕欲去此而何方人心既籍經制遂密千人合堡
十堡聯柵夾以偃月之垣伏以井欄之宅聯絡不疎聲

援相值魚出遊而並肩鳥將飛而比翼高山之下隱以
絕壑並土之傍多其間域棧礫石之嶽巖培松榆而漸
植既謹屬其烽火又多設其險阨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土著成兵屯田成積民無怨嗟官無譴責此謂以子弟
而守盜賊迺有附近之部舊為羈縻之屬欲精心而撫
馭令羈勒之相逐棄其往日之非示以將來之福譬菟
人之養鷹飲食之而馴熟飽不致其飛揚饑不煩其躡
躡亦選擇其狡獪頗牢籠其機曲密調遣之差池善語

言之翻覆就我術而不知窺彼奸其如燭散和好之日
銷結怨讐而還讎故陳湯驅烏孫以滅郅支班超假北
庭以凌西域奉世諭諸國以攻莎車耿弇連鄯善以摧
河北彼衆心之易猜終猶豫而狐疑一豪首之或亂即
部落之易離本依人而就食欲去此而難辭其有望風
納款叩關請和便煩省諭鬱絕來過必欲貢汝所有求
汝所欲不用名馬不煩寶玉但生繫單于之頸反縛郅
支之足臨徼塞而決背向關門而剗腹我則計首馘而

給繒因功勞而致祿彼遠來而疾速我近出而遲迴彼
狙勝而小翫我決戰而大摧下馬卸鞍臨風鼓瑟輕車
突圍反幟攻壁金鼓雜聲旌旗亂色機以因生權由變
得鎖鑰不開游刃常擊賊徒倒戈鳥巢自拆氣勢潛移
風聲暗易種類凋零誰為我敵此謂以盜賊而攻盜賊
由是天子建中和之極聖人垂參贊之功文章充蔚禮
樂大同聲教訖於四海仁恩洽於九戎越裳之白狼盡
入肅慎之箬矢方窮太史作王會之圖史氏陳吉日之

風極霜露之所墜放舟車之所通頌率土之浩蕩配麗
天之穹崇太平之業固王者之化隆遊神華胥訪道崆
峒抱元守一體妙思冲與二儀而並壽又何有乎喬松
客乃援琴而歌曰涉塞上兮寒霜河水流兮中央言連
蹇兮有極道杳渺兮無方鴻南飛兮以北鳳凰鳴兮淒
惻睠日月兮行邁為夫君兮太息老人從而和之曰時
不來兮安憂聊偃蹇兮河洲縱心志兮恬愉橫八極兮
遨遊與鸞鶴兮為羣等富貴兮浮雲道之行兮有命寧

惆悵兮夫君於是相與陟眺高山盱衡積雪酌酒徘徊
既醉而別

文賦

竊以綜學無方修文有術一篇既就應知陸子之才千
賦難淹永愧揚雄之筆爾其援題布目託始造端析理
則精微洞達遣詞則毫末俱完展器宣歌似瞽師之奏
樂陳軍出令若大將之登壇運一心之精妙揚萬物之
波瀾源流兼達首尾並攢算無遺策思有餘歡然後抽

毫擬議揮翰沉吟循規按矩據律諧音結篇章則如雲
如漢練句字則如玉如金單行如元氣之獨馭雙發如
日月之並臨亦有三分象鼎足之列四通類駟馬之駸
五馳六驟七縱八擒愈出愈奇稟生生以不息有源有
委流渾渾以益深起而承之若珠就貫而不輟轉而合
之若蛇顧首而還尋引援則因文以證義譬喻則即物
以會心是以文必有為而作義必有益而箴或慨嘆於
往古或諷切於當今苟不關於世教曾何貴於詞林亦

如天文以星辰顯象地理以山水成章華實相副名實
並揚故能發揮理義比合宮商悲歌則聞之者淒切警
策則聽之者慨慷剪截則整齊而不亂貫通則流轉而
無疆精明則如四時之順序藻麗則如五色之輝煌沉
雄則萬夫之勇典雅則三代之良稽之於度而長短不
爽較之於量而多寡相當非夫悟出巧心習成妙手曠
耳聾目錦腸繡口總流畧於百家徹精微於萬有德富
五廚才踰八斗孰能闡妙理於無窮垂奇名於不朽嗟

夫伏羲觀馬圖而畫卦蒼頡察鳥跡以制文神農知醫
於草木軒轅造陣於風雲既興丘索爰有典墳暨周官
之列六職司馬之序三軍雅頌不作禮樂既分時有孔
子大聖不羣亦有孟軻克振舊聞迺上追夫渾噩始一
正乎紛紜三代既往六籍荒蕪雖焚燒於秦火亦淆亂
於漢儒蟲雕虎觀鳥跡鴻都崔蔡才劣班馬道徂文章
正於韓柳道術訂於歐蘇於是諸生斂衽而進張翼而
趨曰聖不可作矣文不在茲乎君子遠撫膺而跼蹐還

掩卷而踟躕

玄武祠香賦

欲通玄理必藝名香原夫茲香秀采結成奇材鑄出緘
藏玉筍已苞雲物之精顯露金爐遂婉日華之鬱丹心
一點火熒熒灝氣千尋烟苒苒辟邪不分何讓通天之
犀抱道自珍竊類河洲之橘但願感通紫極散滿青霄
神垂善祉聖樹清標玉燭光華笑飛蛾之自滅金甌體
正知磐石之難搖萬歲千秋長祝堯王之壽三經五典

大明軒后之朝

祥蓮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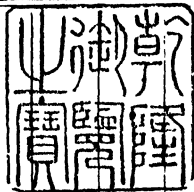
太歲壬子玄冬季月宮保東湖陸公不遺荒野寄以書
札乃得展和應之圖覩祥蓮之牒感念斯事為之賦列
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假令黃金千鎰能以彼
人工羈致哉粵有鶴駕之圃龍驤之庭匯盆沼之敷采
種荷花以發榮一幹下植三葩上成慨斯祥之殊絕超
往記之醇精故蓮者花中之傑草中之英三者參連之

象台鼎之形想其含和抱中融神會氣合日月之光靈
符乾坤之秀異應昌運而挺生托名都以流寄翠質亭
亭丹膚棣棣初發泥中萋萋分垂旋浮水上芙蓉錯麗
仙掌削出其斗標天機織成其品字華嚴淨土尊如大
士之居窈窕清宮粲若諸姬之醉風飄子夜香蒂郁其
川迴霞爛辰朝影翩妍其簇峙奇之又奇誰談般若之
天妙而愈妙恐在方壺之地於是五官競覩七校驚傳
相公臨賞寮窠肆筵都人奔而集市文士嘆以操篇考

瑞慶之圖未聞前有索異名之境當作新編唐苑雙頭
良愧合歡之頌華山千葉空慚羽化之仙道子牡丹之
圖未能模其綽約風人芍藥之詠不足喻其芳妍惟古
忠孝皆有美祥心與神合道隨福昌周公還而偃耒起
張君惠而岐穗芳中林化白鵲之印洞室吐紫芝之房
未若斯花驚世絕倫雲霞失艷黼黻非新音聲俱絕色
相難陳造化構巧玄靈吐真天上人間初逢此事桃源
杏塢豈得長春楚客詞中永謝湘川之女陳王賦裏羞

稱洛浦之神益聞天有三辰人有三老道有三才物有三寶函三為一統運成元起一生三從子達卯時逢大雅玉泉發盛德之華世際中興卉木舒太平之藻迺由君子稟才文武立節忠孝潛贊聖謨密襄王教精粹內融光輝外曜接武夔龍追蹤方名轉一心於法華協三后於同道所以感物而嘉生得天而明照不然禹貢洪都堯天燕窩水澤萬方土膏千處雖有金藥之祥何必錦衣之署過客投緘野人揮翰意切貞良辭謝雕煥念

往昔之曾遊眩當今之有爛希瞽史之誦言備王臣之
巡翫



青霞集卷四